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五十七回 貪錢財行兇又害命

張祿聞聽，不敢怠慢，出書房，到了大堂的門口站住，照劉大人言詞，高聲吩咐一遍。眾人齊聲答應。張祿進內明大人，大人點頭隨即站起身來，往外而走。來至外邊，張祿閃屏門，劉大人進暖閣，升公位坐下。眾役喊堂已畢，兩旁侍立。清官爺才要判斷未結的案卷，忽見承差王明，帶宋義往裡而走，後邊有兩個人，抬著一副筐，緊緊的跟隨，來至堂前，將筐擔擱在地下。王明不敢怠慢，來至堂口，跪在下面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：小的王明奉大人之命，一同朱文到公義村去，起何氏的人頭。不料人頭的坑中，又起出一個死屍。看光景，腦袋上有傷，好像打死的。小的不敢自專，與本地地方要了兩個民夫，用筐擔抬來，現在堂下。回大人定奪。」劉大人聞聽王明之言，說：「真真的奇怪咧！人頭剛有下落，怎麼又有個死屍呢？真正怪異！」劉大人想罷，慌忙站起，出了公位，下來到筐擔的跟前站住，舉目一瞧，只見筐中那死屍還是幼童，瞧光景，不過十三四歲。死屍的旁邊，擱著個人頭，仔細一看，鬢髮蓬鬆，倒是個婦人之頭。劉大人看罷，復歸公位坐下，說：「宋義，為何人頭坑中，又多了個死屍來咧？莫非是你這奴才，圖財害命？在本府的堂前，從實招來！但有虛言，管叫你難逃公道！」

宋義見問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也不敢撒謊。」

他就把早起埋死人頭，王保看見他聲張告訴別人，用銑鏟打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劉大人聞聽由心中好惱。

劉大人，聞聽微微笑：「膽大的囚徒了不成！移下死屍就有罪，何況你，害命又行兇！非是我本府要你的命，皇王國法不容情。」劉大人，說罷一扭項：「王明留神要你聽：速速快到監中去，把李文華、狗肉王，提到當堂好辨明。」王明答應不怠慢，邁步翻身往外行。大人上面又吩咐：「快傳孫興進衙中！」又差人，公義村，捉拿事頭宗婆子，好完人命案一宗。不多一時齊帶到，一齊跪在地流平。劉大人，上面開言叫：「李文華，留神要你聽：本府與你明冤枉，殘生脫過刀下坑。都因為，句容縣知縣缺才智，屈打成招定口供。雖然你無殺何氏，禍因你起是真情。你要不，差遣宗婆行詭計，何氏怎能喪殘生？雖然死罪逃過去，活罪難容法不容。」吩咐左右「拉下去！四十大板莫消停！」只聽兩邊人答應，上來了承差好幾名。不容分說拉下去，四十大板，皮開肉綻淌鮮紅。打完放起當堂跪，劉大人，開言把話明：「自今以後須改過，切不可，倚仗財勢亂胡行。再有一遭到我手，管叫你，血染鋼鋒項冒紅！」劉大人吩咐「回家去。」李文華，千恩萬謝往外行。按下此事不用講，再表清官叫劉墉。眼望堂前高聲叫：「承差留神你們聽：快把拶指速取到。」手下答應往前行。

眾青衣登時將拶指取到，放在堂上。劉大人這才開言，說：「宗氏。」宗婆子聞聽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小婦人伺候大人。」

劉大人說：「你偌大年紀，還不知事務！助惡行奸，以至鬧出人命。」劉大人越說越惱，吩咐左右：「宗婆子打他二十個嘴巴！」拶了一拶子，這才放出衙門以外。宗婆子回家不表。

劉大人這才提筆判斷：「狗肉王因奸不允，殺害何氏婦人之命，又移禍於人，按律立斬；趙子玉見人頭，私下掩埋不報，以至於宋義又害人命，按律充發；宋義圖財移屍，又害人命，律應立斬，決不寬貸！」剛將王保的父親傳來領屍，又叫孫興把何氏的人頭拿去，一同屍首埋葬。孫興叩頭謝恩，出衙而去；不必再表。

劉大人又把句容縣知縣王守成叫來，當堂訓教。清官爺將李文華受屈、狗肉王行兇，前前後後說了一遍。王守成只是磕頭，說：「卑職無才，望大人寬恕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以後要小心辦事，這一次將你怨過，再這有一遭，定叫你難逃公道。回你的衙門去罷！」王知縣聞聽，回衙不表。

再說劉大人這才退堂，回到內書房坐下。張祿獻茶，隨後擺飯。劉大人用完，張祿撤去傢伙。天已將晚，乘上燈燭，一夜晚景不提。到了第二天早旦清晨，張祿兒請起大人淨面更衣。

劉大人吩咐張祿兒傳出話去：「預備轎，今日拜廟燒香。」張祿兒答應，邁步出房，來至堂口站住，高聲吩咐一遍，進內回話，劉公點頭，站起身來往外而走。來至外面，張祿閃屏門，劉大人出暖閣，來至堂口站住。眾衙役一見，不敢怠慢，忙忙搭過四人轎，去了扶手，劉大人上轎，轎夫上肩，衙役尾隨，出了衙外。

這清官，坐上四人大轎，衙役吆喝喊道聲。上打一把紅羅傘，下罩清官叫劉墉。大轎人抬正往前走，忽見那，「冤枉冤哉」不住聲。劉大人吩咐將轎住，轎夫答應把步停。大轎始至平川地，劉大人，轎內開言把話云：「快把那，喊冤之人速帶過，本府當面問分明。」承差聞聽不怠慢，登時間，帶過二人跪流平。劉大人轎中朝下看，打量二人貌與容：一個年有五十外，一個在四十還有零，面貌不像行兇事，不知他，二人為著何事情？大人看罷開言問：「你兩個，姓甚名誰快講明。有什麼事情從實講，但有虛言我定不容！」二人見問將頭叩，說「大人在上請聽明：小人姓李叫李五，專賣瓦盆作經營，一輛小車裝貨物，指著這，些小的買賣度平生。他本姓趙叫趙義，把我的，車子碰倒地流平，一車子瓦盆全摔碎，小人貨物一切扔！缺少本錢難去買，我家年殘活不成。小的叫他來賠補，他倒動怒不相容。因此我二人分爭理，不料那大人轎到此行。」

小人衝撞該萬死，望大人，貴手高抬容一容。」說罷只是將頭叩，劉大人轎內開言把話云。

劉大人聞聽賣盆的李五之言，在轎中說：「趙義，你為何將李五的車子碰倒？把他的盆打碎，你倒不依，是何緣故？快些實說！」趙義見問，叩頭在地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非是故意的將他的車子碰倒，有一個緣故在內：小人今早挑了一擔子乾柴草，要到市上賣幾百錢，好買升米度日。小的打西往東走，賣盆的李五推著車子打東往西走。我們倆當時行至一處，忽然間刮了一陣大風，把小的柴擔子往外一碰，偏偏碰在他的小車子的上頭，把他的車子就碰倒咧，他的瓦盆全都打碎。李五一見，叫小人賠他。回大人：小的家中有八十二歲母親，指望小人賣草，剩幾百錢養我媽。大人想：小人這乾草，是三百錢的本錢，就讓全賠了他，也不夠。再者，小人要把這三百錢本賠了他，小人拿什麼買草？小人的老母，不餓死了嗎？」說罷，淚流滿面，只是磕頭。

劉大人轎中聞聽他二人之言，腹中暗想，說：「我只當是惡棍刁匪，原來是貧苦的良民。這件事，雖然說不大，倒教本府為難。說是教趙義賠李五的盆本錢，趙義又賠不起；說是不教趙義賠罷，於理不合。」劉大人按天星下界，腹隱珠璣，胸藏錦繡，才高志廣，乃是咱大清的能臣。句容這點小事要了不開，焉能還事聖主、治國安邦？這大人在轎內開言，說：「就吩咐承差，將他二人帶進衙內審問。」「這。」青衣們答應，登時將二人帶起，復又吩咐起轎。轎夫答應，不敢怠慢。

劉大人吩咐一句話，轎夫聞聽不敢停。慌忙上肩齊邁步，順著大路往西行。大轎剛到南門口，只聽見廟中鐘響不絕聲，仔細觀瞻在廟門口，又見一群百姓鬧哄哄。劉大人，看罷不解其中故，眼望著，跟轎的衙役把話云：說「這些百姓因何故？一個個，圍住廟門有什麼情？」衙役見問開言道：「大人不知此鄉風，這乃是：金花聖母與人治病，設下道場請神靈。因此廟中才鐘響，眾軍民，許願燒香乘前程。故此男女無其數，一個個，求告聖母在廟中。」劉大人，聞聽衙役前後話，太守心中已經明：想來就是洪陽教，民間婦，裝神弄鬼哄愚民。借此誑騙資財物，妖言惑眾了不成。這其中，弄出多少奇怪的事，明顯惡習與刁風。當街上，男女不分無道理，這般怪異不能容。我今日，既在此處為知府，必須要，地方清淨正民風。劉大人，拈香已畢回衙內，尋思定下計牢籠。說道是：「必須如此這般樣，管叫你神仙也不靈！」劉大人復又沉吟想：北京城內也有此情。曾見過，九門提督出告示，其名「瞻香」，就是這一宗。又叫堂子將人哄，口內說：男女不分，妖言惑眾。出些個蹊蹺怪事情。劉大人想罷不怠慢，回過頭，眼望張祿把話云：「把那捕快傳幾個，本府立等有事情！」